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二

策別中六篇

策別下五篇

策別中一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其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申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

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効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

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後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

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以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

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詞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之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

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中二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又相親愛有急相助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且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

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鄰里告許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
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
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

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別為小宗小宗五世
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
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
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
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

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
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
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
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暨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
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以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
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甘六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
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
寇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
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
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待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

盡而不相往來寇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
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
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人合族之法
近於迂闊而行之葦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
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
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夫

策別中三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
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
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

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
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
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
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
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一曰同而為九百萬夫之
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為
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
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
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
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

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
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
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
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
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
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
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
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
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
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

百工伎藝無事樹藝游于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
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其民捨
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
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作盜賊之餘
則莫若減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
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
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
于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
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
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日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

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
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
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
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
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
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
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
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
飢饉流亡之所民力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
安知去鄉之為戚也故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

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耒耨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中四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稅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稅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入無常稅視賦以定稅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稅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

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息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

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
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
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
之賦大抵淆亂有無筭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
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
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
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
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
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
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

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
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
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
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以一切出於其意之喜
怒為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
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
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
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
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
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

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
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
均矣墾闢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結其賦重為之禁
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
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
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待籌之吏
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
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
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策別中五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
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
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
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
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
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
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
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
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

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秦越之遊戲酒食之間其剗心勇氣消耗鉅耗疲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善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生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雪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日寒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

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勞少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剗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

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太息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

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作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中六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管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天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

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遊戲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豐鋤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

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惠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亦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

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

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
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尤可憂
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策別下一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其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
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
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建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
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
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
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

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
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
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
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
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
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
益衆而所費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
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
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
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

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海盜賊不能

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余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

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
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
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大而不急則
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
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
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
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
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
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
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

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
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
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
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
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
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
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
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
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
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出人之欺之而盜其芻菽也

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生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下二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君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矣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

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

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難以自贍養而又
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
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
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
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
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
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
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
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
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

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太宗躬擐
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
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六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論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
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一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
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
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
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為輩
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

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年矣民之戴之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

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踊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下三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其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與器械頓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鯁蚌之所蟠蚌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

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粟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

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

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

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
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
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觀之以為劉而
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
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
兵之不可欺也今天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
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
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
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
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
而較之以一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別下四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
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
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
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
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共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
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于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
之節強饒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
自捍故其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

之時諸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之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之有僵戶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之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之以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之羽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之官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之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之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比之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

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十年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之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曰死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之殺并悉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之五下拱手而就勢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也其良特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之亦民之無罪而死者其

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人舉
平民以為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
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以急而為兵者日以益
衆舉籍而案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
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
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
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妄於家而
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
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
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三十年而除其

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
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
十年而為卒有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
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募者必衆如此縣官是
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
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
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
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
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
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

將有所畏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流曰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敢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也自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下五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有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一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名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有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

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
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

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一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

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
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
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
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
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而戎之叛也天子非不
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
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
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
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且患起於天子無同憂
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而一師之休十有餘年矣
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
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
誰為之倡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三

策斷三篇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
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
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
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
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
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
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
亡者二晉是也二晉同馬氏一晉氏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
其所由亡之門而安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
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
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
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

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
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所由亡
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
內之可畏者天下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
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
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
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
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
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
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

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
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
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
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
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
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
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
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
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
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十

鈞之牛制於五尺之童弭耳而下之魯不如狙猿之
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
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
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
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則秦人未嘗急於割地
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
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
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
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
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

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賊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以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如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

殺唐太宗既平定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師路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量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已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

至憲宗奮而不顧雖有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
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
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
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
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
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
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
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

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
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
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
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
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
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
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
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
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
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

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者有所短小者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

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被不能分吾能數出而被不能應譬如千

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臣以終莫能與之
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臣以雖有桀黠之
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土金之家何則
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國可謂小國矣
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必終莫能服今欲
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六臣之所謂分
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
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如石分兵使其十
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
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
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
不敵亦已明矣天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
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兵之所以肄楚而
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
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
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
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

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
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
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
紕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
草野中使衣袷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
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
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濬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
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

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
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
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
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
人之無法也今天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
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
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
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而垂旒
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
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

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閭夫差又逞其無厭之
求闕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
人不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
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
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羗之類紛紜於中
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
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
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
傳而滅何也真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
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

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
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
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
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
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
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
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
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
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
豕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

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竒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

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疎間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近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鑿鑿與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數也彼僭立四都

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以不敵矣尚何足云惟國家留意其大

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續添

策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於失然聖人之跡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二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

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公襲以至於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正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

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劉毅許
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
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
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
寧而求之以護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
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
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

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
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
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
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泝水伊洛澶澗之
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
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嶠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
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
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
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

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備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一臣而教其民其初蓋其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百夏商至周法今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二百六十益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中興而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

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子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傳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立為甸甸出長轂一乘

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騶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焉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

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婪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亦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

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

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

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
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
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
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
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
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二

